

秋水
著

等待琦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秋水 著

等待 琦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待琦琦/秋水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5

ISBN 7-5302-0403-3、

I. 等… II. 秋… III. 言情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652 号

等待琦琦

DENGDAI QIQI

秋 水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27 000 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02-0403-3/I·389

定 价: 12.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使人激动的作品，它以传神笔触再现了当代都市青年本色自然、健康生动的形象系列。小说叙述的是1989年下半年发生在深圳的一群年轻人的生活与爱情故事，温润柔美，芬芳四溢。作曲家常简筒与主人公夏琦琦在景色明丽的云南有过一段田园诗画般清纯浪漫的恋情，常简筒后来在琦琦与出国深造的机会之间选择了后者，落得两手空空。美艳绝伦、精明干练的酒吧经理穆木一往情深地恋着出租司机谢顿，但谢顿一无所觉，反与别的女人结婚生子，穆木伤心之余，略施小计，使谢顿离妻别子，她一厢情愿的单恋换来的只是谢顿铭心刻骨的敌意。琦琦与谢顿，两颗受伤的心因为对生活保有的共同信念走到一起，正当朋友们为这一对天作之合庆幸时，琦琦死于一场意外的空难。琦琦死了，然而不死的是如凤凰涅槃般不断再生的青春的激情……

小说具有鲜亮的时代特色，洋溢着不可遏止的青春的气息，人物塑造细腻真实，结构精巧，语言流畅，有很强的可读性。

扶桑来鸿（代序）

编辑先生：

您好。

得知两年前写的一部小稿将要出版，心中自然愉快。昨天中午，给孩子喂完奶我逗她玩，有一阵她大睁着眼望着我，我脱口而出道：“为什么这样看着妈妈？妈妈不是只会给你喂奶，妈妈还会写书呢！”她刚五十天，张着没牙的嘴乐了，我也笑了起来。

可是，您要我为书写个序，我却找不出多少话要说了。这大约因为，在我心里，一直有这样的分寸感：对于我的孩子，我想尽可能地做个好妈妈；对于我的丈夫，我该是个好妻子；对于读者，我只是书封面那个署名。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读一本新书时，对作者一无所知，也懒得看前言后记，若是被书本身所吸引，自然而然也就读了下去，之后遇见同一作者的书，便忍不住要买一本。所以我想，作者和读者之间，倘若作者能令掏腰包买他书的读者事后不觉白白破费，他就算对得起人了。我希望我

DA39/03

能对得起我的读者。

不过，说起《等待琦琦》，我依然记得，九二年我在北京写它时，常有恍若在画一幅画儿的感觉：那是一张非常健康的面孔，从眼睛看似乎因为什么刚流过泪，然而嘴角却挂着一缕明显的动人的微笑。生活中，我的确认识一位有着琦琦那样性格的女子，她有病，却一点儿也不怨天尤人或顾影自怜，能唱歌儿，画儿也画得独特，总给朋友们带来快乐，大家都喜欢她。可以说，是这位女子激起了我写这本书的最初的一些念头，后来有了《等待琦琦》。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我对您说的这些也可以对读者说，如果您不反对，权且用这封信代序吧。

最近这段日子对我来说很特别。初做母亲，身在国外没有亲人帮忙，带孩子，做家务，烧饭，一切都得自己来，每晚给宝宝洗完澡，我也差不多筋疲力尽了。我想，也许我一生做家庭主妇，但假如能觅得闲暇陆续写一两本书问世，那将是我平凡生活中一份不大不小的光荣。我得努力。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与您素不相识也不曾谋面，您耐心读了我的稿并一手编发了它，这令我很感动。现在，我们共同的心愿是，但愿它能

得到一部分读者的喜欢。

谨颂

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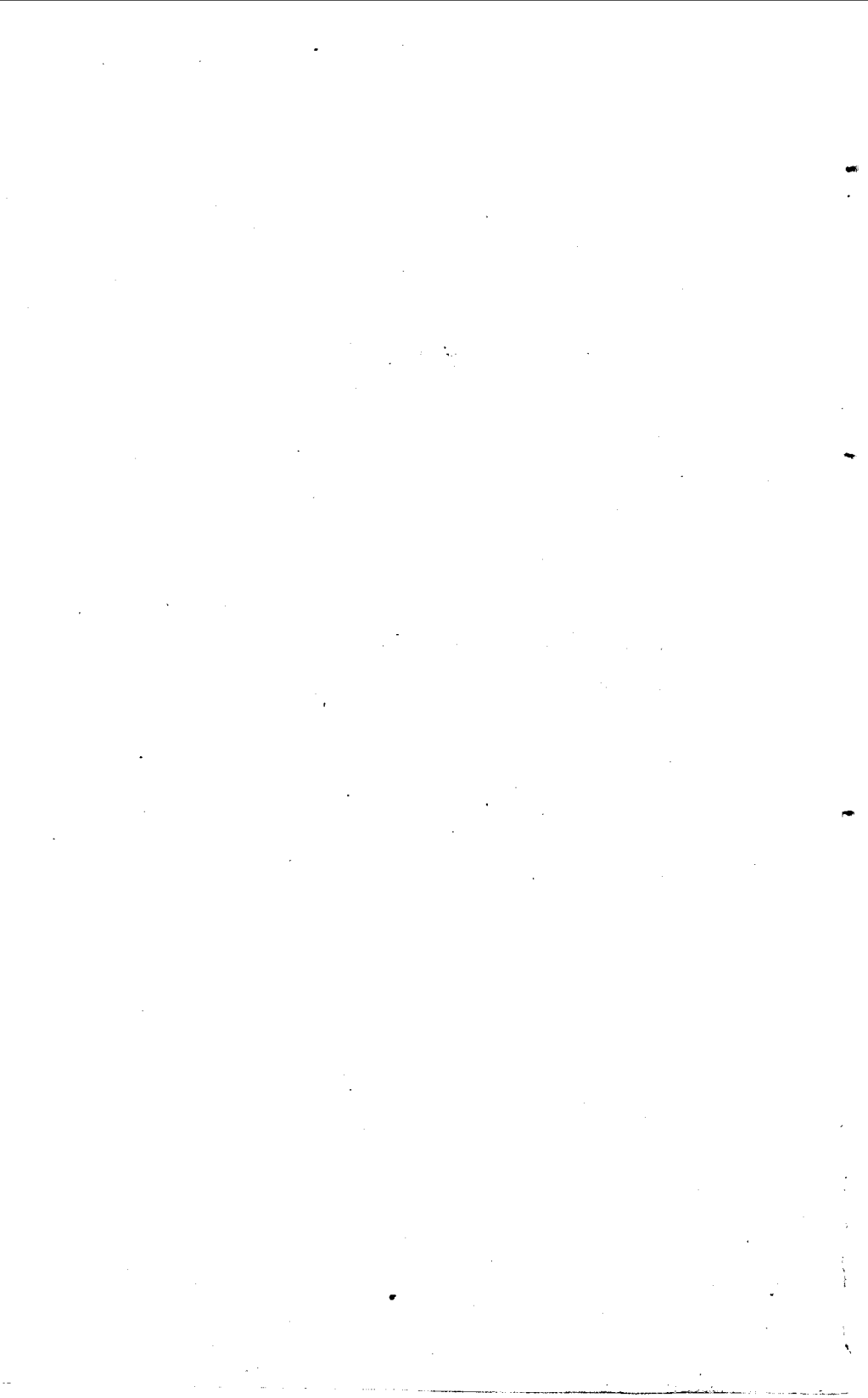
秋水

1994. 9. 25. 于日本大阪

上 部

“我们的激情实际上像火中的
凤凰一样，当老的被焚化时，新的
又立刻在它的灰烬中出生。”

——歌德





八月五日傍晚。

远远地，谢顿望见一个似乎刚下火车的男人站在路边朝他挥手。

谢顿的车驶向他。

男人并未开门上车，而是凑向前看着谢顿。

“去哪里？”谢顿摇下一线玻璃，问。

“请问几毛钱一公里？”男人不大正经地问。看得出来，这是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年轻人，是个心境闲适没事找事的游客。“打表吗？”男人笑咪咪地问。

谢顿没理睬他，摇上窗，走开。

百米处，一个粗矮的港客扬手朝谢顿搓了个圈子。谢顿送他去一家几乎近在眼前的酒店。下车时，港客递过一张五十港币的票子。

“勿找。”客人说。

“多谢。”谢顿答。

二十分钟后，谢顿重返深圳火车站。

一个女子站在初放的街灯下朝所有车招手，肆无忌惮。

车未停稳，她便不由分说打开后门钻进来，说：“快——上。”听到“快”字，谢顿的脚反射般用劲一踩，车猛地向前一蹿。

“有冇搞错啊，你！”女子煞有介事地骂，“停，停，停！快停下！”

不知谁搞错啦！谢顿暗暗骂道。

女子探出些许身子，手一挥，抓出一个人，并拉他进来。“开车。海苑 31 栋。”

谢顿向镜中粗略扫视了几眼，发现女子是个二十岁左右的靓女，而且巧得很，那男人则是刚才那个要打表的穷鬼。这男子，真是十分年轻，皮肤黧黑，一脸的健康，还透着股顽皮。

“讲哇，你接着讲。”女人柔媚的嗓音，低哑。

“讲什么？抢我去哪里？说清了，我可钱不多！”男子不快地说。

“是你先对我唱歌嘛！”女人抢白道。

“狗屎！我是哼给自己听。”

“你是唱歌的？蛮好听的。”

男子轻蔑地嗤了一鼻，才说：“是作曲的，不是唱歌的。”

“反正都是一路货。”女人收敛了媚腔，问：“你讲我的嗓子好？”

“没错。一般讲，仅仅甜腻腻的嗓音唱不了好歌，你

这种嗓门很可以唱唱。我正等车，你突然从我身后冒出来，亲热熟练地说声‘这不是你吗’，几乎令我大叫起来。我以为我遇见琦琦了。”

“琦琦？”女人笑，“琦琦。”

“为你服务可以，但你得付我钱。”年轻人一本正经的声音。

“世上不是只有琦琦，了解了解我呀。”女人嗲声说。车子停住，到了。

“多钱？”女人问。

“三十！”谢顿扭亮灯。

“二十！”她递上两张钱，“车站到海苑从不多过二十！”

谢顿侧过身看她，她一只眼冲他眯了眯，眯出个笑。谢顿看了一眼那小子，见他若无其事地背着旅行袋准备下车，像回家。要命，谢顿听见自己心里说，其实他还是个孩子。

谢顿钻出车，为女人打开车门，说：“行了，你走吧。”他把二十元钱塞还给她。

女人靠近他，用她魔术般的低哑而又有亮色的嗓音说：“都是朋友，一同来坐坐啦，大叔。”说着她把手搭在谢顿肩头。

“哈哈！”年轻男人口里蹦出两声笑，他笑女人竟称最多不过三十五岁的司机为“大叔”。

谢顿友好地拍拍她的手，说：“咱们以后合作，但这次行行好，小婊子。”

谢顿的车在车流中行进。华灯齐放，一派斑斓。

谢顿下意识又朝火车站驶去。路边不时有人招手拦车。谢顿似乎越来越意识到他载了个累赘。镜中望去，只见那家伙眼观夜色，十分入神。

“喂喂喂，哪里下车？”谢顿喊。

就在这时，浓重的暮色中，右前方草坪上两个正玩耍的孩子互相追赶着跑过人行道，冲向了马路。这是两个双生子，穿着绿色小裙子，像是刚学会走步不久，颤颤巍巍，追赶与被追赶着直往前奔。糟糕的是，大概由于她们太小，绿裙子在暮色里又与草树相模糊，谢顿似乎一点儿都未注意到她们，车速一如既往。坐在他后头脸几乎贴到玻璃上正朝外望的青年男子却注意到了两个小孩，惊呼：“停车！快停车！”

“你疯了？要下车也得看看地方。”谢顿冷冷地说。

那男子挥了拳头猛砸几下谢顿的肩头，“快停下，快看，有孩子！”他生怕谢顿对他的话置之不理，攥紧的拳头竟在谢顿的脑袋上狠命一击，“停，停！该死的，快停下！”

“吱——吱！”车猛地趑趄了一下，停住了。幸好他们后头没有紧随的车子，不然起码车屁股就保不住了。

“哇——”孩子的哭声打破了紧张凝固的空气。

男子飞快地打开车门跳下去，奔向车前，因为他发现那个被追的宝宝不见了。他紧张地四周观望，不见要找的人，大哭的是正好被车拦住的孩子。“不好！”他嚷了声，扑倒在地。他看见那小丫头正仰躺着，身体紧挨

着左前轮。他屏住呼吸爬过去，看到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一眨一眨，光亮鲜活。男子伸手将她掏了出来。

被掏出的女孩毫无惧色，浅笑着，将手指往口里送，津津有味地吮吸起自己的大拇指来。她似乎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被堵的车在后面鸣笛。

男子将两个娃娃分别往胳膊弯儿一夹，将她们送回草坪。这时一位年长的一袭花衣的阿婆从楼群的方向小跑着出来，边跑手边在裤腰处摸索。肯定她是去上厕所了。两个女孩笑着朝阿婆奔去。男子没说什么，返回谢顿车中。

谢顿龇着牙，正用手揉脑袋。他的客人惊急之下，手下无情。“打疼了？”客人小心地问。谢顿回头看看他，说：“不。”

男子咧嘴冲谢顿笑了，露出下齿右嘴角的一个豁牙口，显出几分稚气。谢顿注意地看了他一眼，想起了小儿谢宁。谢顿怔了怔，不禁盯住他看，可惜对方合拢了嘴，不再笑。

“我替你救人一命，”男子不无自豪地说，“虽然救的是一个小儿儿。”

谢顿没吭声，踩动了车。红色的“的”轻柔地朝前滑去。

“从哪儿来？”谢顿问，声音听来很闷。

“党中央身边。”男子笑答。

“那‘六四’你肯定知道啦？”谢顿问。

“如今的老百姓觉悟真高。瞧，特区的出租司机也关心政治。”男子嘲笑地说，“对不起，我什么也不知道，那阵子我正弄一盘磁带，整天累得死人一样。”

“来玩？”谢顿又问。

“是啊，玩。咦，你怎么不问问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可好？”男子依然嘻笑着说。

“他老人家可好？”谢顿问，冷漠而又漫不经心。

“我也不知道，又不能天天去瞻仰老人家的遗容。”男子像感到没趣似地懒洋洋地答。

“前面不远，有家旅店比较便宜。不过——”谢顿犹豫了一下，“不过——你也可以住我家，我家只我一人。”

男子望望夜色，没作答。

“喂喂喂，哪里下车？”谢顿又喊了声。

“祖国处处是家园，跟你走。”男子咧嘴笑道。



进了一座花园式楼群的大门，往里驶，又拐了个弯，谢顿将车泊在路旁的白线内。

“你叫什么？有二十岁吧？”谢顿边走边问，手中拎着这位临时拣来的客人的旅行包。

“胡扯，什么二十岁，我二十六啦！”男子说；然后笑起来。“我叫老大。”他又笑笑，“在家中我是大哥，下有三位老弟；至于在学校，我从来都是群龙之首，数一

数二。”

男子青春的样子似乎感染了谢顿，“我叫你老大，那你呢，得叫我老爹吧！”

男子约一米七四，矮谢顿一点儿。他忽然一个立正，一挺脖子喊了声：“老爹！”在谢顿听来，如此干脆的喊声和“老混蛋”一个意思。

俩人走了约五十米。“看好，二十一栋。七楼，七一三。”谢顿说，径自朝上走。

两道门。第一道是铁栅栏，装明锁；第二道是木门，上保险锁。

进了房，男子说：“请吧，现在请对我验明正身。”说着手伸进旅行包摸索了一阵。“给，身份证，工作证，还有食堂饭菜票，够不够，嗯？”

看到谢顿冷冷的脸上显出一缕笑意，他打了声响亮的唿哨。

谢顿拿起身份证和工作证。男子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助教，六四年生，叫常简简。

“你这个人，职业道德特差。”常简简表情诡谲地开着玩笑，“我问你打表吗，你冷脸一沉，扭头就走。”

谢顿扫他一眼，没吱声。

“我得出车，说不上几时回。”谢顿指指厅中的沙发和敞着门的卧室，“随便睡。”走到门口，他又回头，指指电视柜及一旁的游戏机，问：“电视会不会开？会玩游戏机吗？”

常简简的眼睛顿时闪耀光芒，咧大了嘴，笑道：“我

无所不能。”

出门时，谢顿锁好了铁门的外锁，想，这小子，只要不是孙行者，就跑不掉，我也不会丢什么。



谢顿回家时，已是次日上午十点。直到抽出钥匙开门，他才猛然记起家中锁着一个叫常筒筒的家伙。

一进门，他便感到不对。窗帘是闭着的，吊灯、壁灯全都开着，一阵激烈的枪炮声、撞击声冲击着他的耳膜。只见常筒筒正全神贯注地控制着游戏机，根本没意识到他的到来。

“啊，回来啦！”常筒筒对着电视屏幕喊了声。

谢顿奇怪他在跟他打招呼。原来儿子的游戏带全被翻了出来，他打的一盘似乎叫《勇猛战士》，是儿子最爱玩同时玩得最好的一种。

谢顿只感到瞌睡。昨晚十一点钟他送一个客人去惠阳，今天一早又赶回，而且有一段路正修整，又脏又破，十分难走。他打着哈欠，脱了衣服，走进浴室。

冲凉出来，睡意跑了，不过仍疲倦。应该带他去吃顿早茶，谢顿想。可是，常筒筒正玩得入迷，身体前倾，屁股只有后三分之一坐在凳子上。谢顿冲过去，“啪”地关了电视。

常筒筒急了，跳起来，骂：“妈的，还有三关就可打